

经典武侠系列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七巧賭坊

2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对新稿

七巧賭坊

(台灣)卧龍生 著

第二冊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中国·合肥

七巧賭坊

(台灣)卧龍生 著

第三冊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中國·合肥

七巧賭坊

(台灣)卧龍生 著

第四冊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中國·合肥

七巧赌坊(全四册)

【台湾】卧龙生 著

责任编辑:欧子布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安徽阜阳印刷总厂

开本:787×1092#1/32

印张:32

字数:687 千字

版次: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0100

标准书号:ISBN7-5396-1366-1/I·1263

定价:34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内容提要

县捕头关凤玉的老婆给人先奸后杀，其状惨不忍睹，与几年前同伴捕头鄂春的老婆死状一模一样，他伤心透顶。

小小县城，频频出现武林高手的踪迹，关凤玉一头雾水。

四川唐门虚设赌坊——蟾宫、“一点红”当街作案、德威镖局铁马画旗遭暗算、“品论老人”失踪……

鄂春伸出支援之手联手查案，然公案私情纠缠不清，两人无从下手。

皇赐“龙凤双捕”，关凤玉、鄂春大显身手。

洛阳捕花秦凤（华山派俗家得意弟子）被杀。

洛阳府台急借调“龙凤双捕”关凤玉、鄂春办理此案。

官府四十年的案卷一盗而空，府台大人莫名被害，双捕面临巨大难题。

关凤玉亲赴四川唐门查根问底，途生枝节，逼落山崖，鄂春单枪匹马孤立无援。武林人物讪笑“双捕”无能。

……

关凤玉神奇出现，龙凤双捕再现江湖查案。

四川唐门、江南花氏世家、大东亚共荣盟……

黄昏，凉意很深，天上没有一丝风，一群乌鸦在路边的树上不停地叫，给寂静的傍晚增加了一种恐怖和令人不安的气氛。

关凤玉刚从鄂捕头家喝过酒，脸上红红的，匆匆地往回家的路上走去。

他今天心情不好，总有一丝不祥的预感萦绕着，因而不待喝完酒，他便告辞回家。鄂捕头也未多留，他和关凤玉是多年的好朋友，他很少见到关凤玉不高兴，这一次一定是遇上了什么为难的事。

其实关凤玉并没有遇上为难的事，事实上也很少有事能使他感到为难，他只是心情不好，而且也没法向老友解释。

路上没有第二个行人，乌鸦的叫声显得特别地刺耳，关凤玉厌烦地朝树上挥了挥手，想把乌鸦吓走，可是乌鸦并不怕他，反而叫得更欢了。

他心中的不祥感愈来愈浓，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，家的影子已隐隐在望了。

关凤玉已干了十几年的捕头，但他的家仍然没有变样，一个捕头的薪水虽说不少，但关凤玉并没有存下多少钱，因为他

对钱并不怎么看重，一到发薪水的日子，酒店里每天都能看到他，所以他的家始终都保持着原样。

他的妻子是个很贤慧的女人，对关凤玉的这个爱好并没有多大的反对，仍然辛劳地操持着这个家。

因而，他们夫妻的感情很好，从来没有因生活的俭朴而吵过一次架。

关凤玉由此深感对不起妻子，他曾经发誓要戒掉酒，让妻子过得更好一点，但一发薪水，他的脚步总是不由自主地向酒店跨，所以他的酒瘾一直都没有戒掉。

酒店的老板曾笑着说：“如果关凤玉能戒掉了酒，他的酒店也就要关门了。”

此时，关凤玉的嘴角挂起一丝苦笑，可是一到家门口，捕头敏锐的嗅觉使他感到气氛不正常，难道妻子发生了什么意外？

他飞快地推开门，立刻怔住了，脸上的神色变得异常的可怕。

熟悉关凤玉的人一定会大吃一惊，因为关凤玉的脸色很少会发生变化，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，谜一般自信的笑，他们甚至从未看到关凤玉的脸色变过。

记得有一次，关凤玉在面对“太湖十二雄”时，嘴角上还是挂着笑。当他们结束战斗时，关凤玉制服了“太湖十二雄”，脸上依旧带着笑，看着他们，他们由此对关凤玉深为佩服，关凤玉也由那一战，从捕快升到了捕头。

可是这一次，关凤玉的脸色居然变了，而且变得异常的可怕，如果让“太湖十二雄”他们看到，一定会难以置信。

但那是他们没有看到屋内的情景，如若他们看到屋内的

情景，也就会明白关凤玉的脸色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的可怕，相反，屋内充满了春意。

只是这春意是死沉沉的，是一种令人窒息的春意。

关凤玉的妻子，一个漂亮的女人，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，她那富有女性魅力的身体完全暴露在关凤玉的眼前，只是关凤玉早已司空见惯。

他忍受不了的是妻子脸上的痛苦，妻子脸上的痛苦的神情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，将他脸上的笑容强行换成了可怕。

妻子的漂亮并不因她脸上的痛苦而减少，这种痛楚，对强行施暴的人来说，可以说是一种施舍，会更强烈地激起他的性欲。

只是这种漂亮已成了永远，这种痛苦也成了永远，也永远地留在了关凤玉的心底，时时刺痛着他的心。

关凤玉的脸色终于恢复了平静，只是已失去了他那永恒的笑，他拉过被单，将妻子的身子盖上，他不忍心让妻子已失去感觉的身体再多暴露一点点时间。

屋内人影一晃，已多了一个人，关凤玉没有回头，他知道来人必是鄂捕头。

鄂捕头已明白了关凤玉家里发生的事，他是从关凤玉的脸色上看出来的。

在喝酒的时候，关凤玉就有点神不守舍，他就猜想关凤玉必定有事。

但是关凤玉没有说，他也就没有去问，可是他始终不放心，因而随后来看一下。

果然，关凤玉家里出事了，他的妻子被人强奸杀害。

鄂捕头沉默了片刻，缓缓地道：“我那儿还有酒。”

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能说什么呢？一切的劝慰都是徒劳的。

只有酒，才能缓解关凤玉的痛苦，才能使关凤玉暂时忘却这充满春意的悲惨镜头。

关凤玉没有说话，他明亮的眼睛已变得血红。

他缓缓地转过脚步似有千百斤重，沉重地向屋外走去。

路依旧，树依旧，乌鸦依旧在叫，关凤玉忽地飞起，他的身子在空中美妙地转了一个圈，十几只乌鸦还未明白过来，就掉在了地上。

关凤玉头也不回，大踏步向鄂捕头家走去。

他这时确实想到了酒，他十分需要酒，虽然他每天每餐都要喝酒，但这时对酒的渴望竟比往常都要强烈。

他快步如飞，赶到鄂捕头家，鄂捕头家的酒菜还是像他走时一样，他拿起酒壶，直向嘴里倒下，辛辣的酒似乎已变得平淡无味，不一刻，酒壶已空了。

当鄂捕头回来的时候，关凤玉已喝了至少五、六壶酒，他的脸上却不见了红色，反而苍白得像纸一样，在昏暗中也能看得见。

鄂捕头点了灯，坐到桌边，轻轻拿过了关凤玉手中的酒壶，道：“干我们这一行的，每个人都可能有几个对头冤家。”

话未说完，他手中的酒壶已被关凤玉夺了过去，又向嘴里倒了下去。

鄂捕头没有再阻止他，只是轻轻地道：“酒喝醉了，只是在逃避现实，你也想逃避现实吗？”

关凤玉突然大声道：“你不身临其境，你一点也体会不出我的心情，假若你的妻子……”

关凤玉忽然止住了口，拿起酒壶向嘴中倒去，可是壶中已

倒不出一滴酒来。

郭捕头脸色惨白，关凤玉的话触痛了他，他的妻子在几年前也被人杀害了，虽说凶手已被处死，但郭捕头心中留下了创伤，他不愿意人再提起此事，不想今天关凤玉却提起了这件事。

但他不怨关凤玉，因为他当时也是失去了理智。

关凤玉怔了半晌，轻声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郭捕头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后事我已代你处理了，下一步你就是要去报官，虽说我们是捕头，但还是要按法律程序办。”

关凤玉道：“谢谢你，我知道。”

* * *

全城的人都知道关凤玉的妻子被人杀害了，有的人叹气，有的人摇头，因为关凤玉为这个城里的人们做过许多好事。

自从他升为捕头之后，全城的治安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。

而这个为全城人做过好事的人的老婆却被人杀害了，他们当然替关凤玉惋惜，为他流下同情之泪。

但也有人幸灾乐祸，张老九便是其中一个。

他这几天变得相当阔气，居然也有兴趣来喝酒了，他把一块银子向桌上一拍，大声道：“来二两酒，一盘花生米。”

店小二一愣，这个人雷声大，雨点小。来这个酒店喝酒的人最少也要喝一斤，而他却只要了二两酒，店小二真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。

张老九吼道：“听见没有？给大爷来二两酒，一盘花生米。”

店小二如梦初醒，连声应是，转身去了。

张老九咕咕哝哝道：“怎么关凤玉的老婆死了，他们都像死了娘似的，真他妈的怪了，关凤玉是个什么东西！”

话刚说完，忽听“啪”的一声，这个声音远比张老九刚才咕哝的声音响得多。

酒店里的酒客们都纷纷看向张老九，只见张老九捂着嘴巴，愤怒地盯着一个人。

张老九的面前站着一个人，一个与众不同的男人，众人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了酒店，也不知道他如何动手打了张老九一个嘴巴，但他们都知道一场恶战将爆发，因为张老九不是一个好惹的人，这是全城的人都知道的，而这个人却偏偏打了张老九一个嘴巴。

张老九愤怒的目光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居然敢打他嘴巴的人，但他没敢轻举妄动，因为这个人太特别了。

他的全身上下都是一团白，白得使他像一个幽灵一样，刺得人的眼睛都发痛。

张老九的目光缓缓地向上移，他忽地打了个哆嗦。

众人都奇怪了，他们的目光都跟着张老九的目光向上移，想看看这个白衣人的什么东西能令张老九打个哆嗦。

但他们看了一眼之后，就不愿看第二眼了，他们都知道了一些什么使张老九害怕了。

是这个白衣人的目光。

他的目光就像寒冬里的冰一样，出奇的冷。

他们看了一眼，就觉得全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，连刚刚喝下肚的酒都失去了作用。

张老九似乎突然想起了是这个白衣人打了他一个嘴巴，捂着嘴巴的手忽地从腰间拔出了一柄明晃晃的匕首，大叫一

声，朝白衣人捅了过去。

酒客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因为这个白衣人虽然特别，但张老九的武功在全城也是数得着的一个。

何况他的手里还有一柄匕首，白衣人今天定要血溅当场了。

他们当然不愿白衣人被张老九刺死，因为他打了张老九，替他们做了一件他们不敢做而又十分想做的事。

张老九的匕首刺得很快，但他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，因为他在这一招后面还藏有几招厉害的杀着，而这一招不过是虚晃的一招。

白衣人没有动，张老九的匕首一触他的白衣立即缩了回去，后面的厉害杀着也没使，愤怒的目光也变得温和了。

酒客们都愣住了，这个白衣人难道有什么魔法？一向凶横的张老九怎么不敢刺他？但他们马上反应过来，这个白衣人定是个武林高手，张老九一定被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制住了，因而刺不着他。

但他们立刻又糊涂了，张老九还在动，不过，这一次没有动手，而是动了嘴。

张老九大声道：“你是关凤玉的朋友吗？”

酒客们又看向白衣人，他们没敢看白衣人的目光，白衣人寒冷的目光他们不看也能感觉得到，他们都奇怪关凤玉怎会有这样的朋友？在他们的心目中，如果这个白衣人是关凤玉的朋友，那么张老九也是应该知道的，他不过是在为自己找一个台阶。

白衣人没有答张老九的话，他忽地一伸手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又打了张老九一个嘴巴。

张老九再也忍耐不住这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打了自己两记耳光，就是木头人也会上火的，更何况他张老九也算得上全城的一个知名人物！他挥起手中匕首，这一次比第一次出手的速度快了几倍，他是下了狠心，不管这白衣人是谁，也不管自己是否能刺中他，也要刺一下，出出胸中这口恶气。

酒客们又紧张起来，原来白衣人并未制住张老九，而张老九这一次看来是下了决心，一定要刺死白衣人，但他们已对这个白衣人有了信心，相信白衣人不会给刺中的，张老九这一次不过是要招致更大的打击而已。

酒客们瞪大了眼睛，要看看张老九倒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

“噗”的一声，酒客们先听到了声音，接着又看到了张老九的匕首刺进了白衣人的胸膛，血立即浸红了他胸前的白衣。

酒客们愣住了，张老九也愣住了，匕首刺进了白衣人的胸膛，这是一个谁也不敢相信的事实。

张老九猛地醒悟过来，他大吼一声，拔出匕首，向白衣人的致命处又刺了过去。

但这一次，他的匕首未刺着白衣人，因为他的匕首刚刺出，他的人就飞了出去。

张老九心里明白，自己是怎样飞出去的，也不再扑上去，跳起来便向外跑，连头都未敢回。

白衣人的脸色像他的目光一样，冷得像一个石雕像，他的胸前汩汩地冒着血，而他却好像不知道，脸上冷冰冰的，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，酒客们都有点怀疑他究竟是不是人？

店小二壮着胆，道：“你的伤口要不要包扎一下？”

酒客们都省悟过来，白衣人替他们做好事受了伤，怎么能

不替他包扎伤口呢？何况他还是关凤玉的朋友。

但他们看到白衣人的面无表情的脸又都愣住了，不知到底是不是关凤玉的朋友？

白衣人仍没有说话，隔了半响方点了点头，冰冷的目光向酒店外扫了一眼，看起来似乎在等什么。

店小二道：“你是在这儿等关凤玉吗？”

白衣人又点了点头，目光又看向外面。

店小二道：“关凤玉自从他老婆死后，已有两天没来喝酒了，他今天肯定不会来了，你在这儿是等不着他的，你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
白衣人冰冷的目光扫了店小二一眼，店小二不禁退了两步，大声道：“你要干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他就觉得一双冰冷的手抓住了他的脖子，吓得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白衣人冷冷地道：“走。”

店小二身不由己地被拖着向外走，他挣扎道：“你要去哪里？放开我，哎哟。”

白衣人并不理会他，拎住店小二的脖子向店外扔去，“哐”一声，将店外一人也撞了一个跟头。

酒客们都吓傻了，他们不知白衣人到底要干什么？喝完了酒的人也不敢离开，因为白衣人正站在酒店门口。

店小二爬起来一看，被他撞倒的人正是张老九，不知他为何去而复返？张老九从地上翻起身来，脸上阴沉沉的，店小二心中发慌，正待赔罪，却见张老九的身后又站着一个人，他一看，不由大喜过望，这一下可有救了。

张老九身后的人正是关凤玉，关凤玉的脸色很憔悴，脸上

仍然没有笑容。

他这几天来很不顺心，今天特地约了鄂捕头来这家老酒店喝酒。

鄂捕头因有事需迟来一步，关凤玉恰巧在路上撞到张老九，见他神色慌张，衣衫不整，因而叫住了他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张老九见到关凤玉也吃了一惊，见他叫自己，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前答应。

并如实将白衣人的事说了一遍。

关凤玉心中有点疑惑，他并没有这样一个朋友，所以叫张老九又回到酒店，不想刚到酒店门口，张老九便被人撞倒了。

他一眼看到了白衣人，心中一愣，此人自己并不认识，看他刚才掷店小二的手法，分明是个高手，却不知是哪条线上的人。

白衣人也看到了关凤玉，但他并不认识关凤玉，却听店小二叫道：“关捕头，他要找你。”

白衣人正盯着关凤玉，他虽不认识关凤玉，但见到关凤玉这种气势，知道一定不是一个等闲人物，恰好店小二称他为“关捕头”，确知定是关凤玉无疑了。

关凤玉道：“你找我？”

白衣人脸上仍无表情，打量了一会关凤玉道：“你是关凤玉？”

关凤玉憔悴的脸上忽然露出了一丝笑容，道：“你是来杀我的吗？”

此言一出，张老九和店小二立时愣住了，酒店里的酒客们更是迷糊了，白衣人明明替关凤玉出了气，却怎么会是来杀关

关凤玉的呢？他们都疑惑地盯着白衣人。

白衣人石雕般的脸上居然也露出了笑容，道：“你认出了我？”

关凤玉缓缓地道：“‘雪里隐红不过午’的名头，我也听说过。”

白衣人脸上的笑容不见了，说话的声音更加冷冰冰的，他冷冷地道：“关凤玉，你既已认出了我，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吗？”

说完，他的手中已拿出了一柄长剑，剑身比一般的剑要长得多，剑背很薄，一看便知，这种剑是专门用来杀人的，而且这种剑杀人比一般的剑要实用得多。

酒客们都瞪大了眼睛，他们真不明白这个白衣人为何要杀关凤玉？而且一刻钟前，他还承认他是关凤玉的朋友。

店小二却已吓瘫了，他见的世面虽说不少，酒店里也经常来些三教九流的人物，但他从没见过像白衣人这么高武功的人，而且要杀的对象竟是关凤玉。

如若关凤玉一死，今后全城的治安又要恶化了。

张老九此时却很得意，“雪里隐红不过午”这个名字名满江湖，他要杀关凤玉，关凤玉是必死无疑的，关凤玉一死，鄂捕头虽说精明能干，但一个人终究忙不过来，他就又可以耀武扬威了。

他越想越得意，不禁手舞足蹈，喜形于色，但他忽然看到了关凤玉的脸，又愣住了。

关凤玉的脸色虽说不好看，但脸上笑容依旧，一点也看不出担心的样子，哪有即将被杀死的人脸上还带着笑容的？

关凤玉笑道：“你有必胜我的把握吗？”